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
第九十四回 梁司李酷訊成招 趙廷章周全友誼

捶楚加入涕淚潛，心如鐵石法如山。何嘗借取秦明鏡，一鑒無私脫狴犴。

且說那梁二府審問周文玉，酷棍不招，令禁子立調林三上堂。二府道：「你可認得此人麼？」林三道：「爺爺呵，他就是周文玉，糾合小人打劫皇槓，小的怎麼認不得他？」又向文玉道：「大哥，你好負心也！你糾了眾賊，招我入伙，打劫皇槓。你將金銀盡行存去，害我在監中百般受苦。你道往山東糾合黨羽，前來劫監，又無音信。我受刑不過，只得供你。你可從實招成，休得怨我哩！」文玉抬頭一看道：「呀呵！我何曾認得你？何時與你同伙？幾時打劫皇槓，與你分贓？我與你從未識面，何得誣陷平民？你何狠心呵！」林三道：「周文玉，你好巧言花語，若不與我同伙，我怎知你姓名、住址？你若說我誣扳你，和你兩個腳夾起來，看你耐得過耐不過？」二府便喝道：「周文玉，你這狗頭，林三當面對證，還敢抵賴麼？左右，取緊敲來！」皂役喝一聲，將索收緊連敲。周文玉痛苦難禁，登時暈死，左右把水噴醒。二府道：「文玉，招了罷。」文玉自思：「嚴刑難受，不如暫且屈招，或有申冤之日，亦未可知。」

便叫道：「坐地分贓是有的，糾合行劫實不知情。」梁爺道：「既是坐地分贓，怎麼不曉得同伙行劫？如今贓物放在你家麼？」文玉道：「爺呵，銀兩當下分散，小人家中分文俱無。」

梁爺道：「好個利口，倒推乾淨。左右，著他畫供，上具收監。」

待本府申詳上司，著池州府抄家搜贓便了。」

文玉畫了口供，同林三收監。二府退堂，即辦文書申詳布政司。布政司行牌火速至青陽縣，著該縣即日起贓，毋得延緩。

青陽縣拆了文書，帶齊書役、保甲來到周家搜贓，不表。

且講文玉妻室張氏，自丈夫去了半月，不料公公得病。請醫問卜，全無功效，已經三日水米不沾，勢甚危急。張氏棺衾無措，十分憂悶，倚牀流淚。忽見公公開眼說道：「賢媳婦呵！

方欲睡熟，見許多執事人役，向我叩頭道：『城隍爺以我一生聰明正直，奏聞上帝，以我為太平府土地，即日要到任了。』只是難為你賢孝媳婦，今生不能報了。」張氏道：「公公，夢寐之言，不足深信。公公保重身體。」

忽聽得外面觀德喊道：「我家只有祖公與母親、妹子三人。」

縣太爺叫皂役進去拿來。皂役人去，只有一個婦人，東走西跑，牀上臥著老人，只有一絲殘喘，不敢拿他，只把婦人扯出。太爺問道：「你是周文玉何人？」張氏道：「是文玉妻子。」太爺道：「你公公哪裡去了？」張氏道：「公公臥病在牀，命在旦夕。」太爺道：「你丈夫周文玉在太平府糾合強盜，劫了皇槓，被官緝拿，招出合伙同謀，窩存贓物。本縣奉布政司火牌，特來起贓。左右細細搜來！」衙役到前堂後室，各處搜檢。只見箱籠櫥櫃之中，俱是破衣破棉，並無銀兩。搜了半日，不見形跡。太爺打轎回衙，將他母子帶進。張氏大哭道：「爺爺呵！

公公命懸頃刻，若把小婦人帶去，公公若死，何人收拾？」太爺道：「也罷，撥了四個衙役在此看守，候他事完，帶他堂訊。」一面帶了觀德，起轎回衙。

那周國治病在牀，聽得砰砰梆梆，倒傾傾籠，家中如同鼎沸，倏然一驚，早已氣絕了。張氏見公公已死，哭倒在地。蓮香亦大哭起來。左右鄰舍見縣官去了，進來一看，見這淒涼光景，個個歎息，墜淚扶起張氏醒來。齊說道：「你速速打點收殮公公，啼哭何用？」張氏收淚，思想：「家中並無分文隻字，又無族房親戚，何處告貸？前日丈夫起身，多蒙趙家伯伯周贈。

如今事急，不免將女兒賣與他家，收殮公公便了。」張氏對衙役說明，衙役撥伙計跟她同去。張氏扶蓮香至趙家敲門。

原來趙廷章聞知搜贓事情，及張氏同女兒到自己的家中，早知來意，只是恐有拖累，自己躲過，叫妻子出來迎接。張氏哭訴情由，復說：「棺衾無措，情願將女兒蓮香賣與貴宅，得些身價，收殮公公。」說完叫蓮香叩頭。王氏大娘忙扶起，抬頭見蓮香相貌端莊，是個有福之人，心中已有定見。說道：「周嬸嬸，叔叔雖然落難，日後必有清官雪冤伸枉，不必哀痛。奴家贈銀二十兩，嬸嬸收去，收殮公公。令愛，妾身意欲求為養媳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張氏慌忙跪下道：「妾夫屢蒙周恤，此番又蒙大德，使小女不至流為下賤。此恩此德，沒齒不忘。」

王氏扶起張氏道：「嬸嬸不要折殺奴家。」入內隨即取出白銀二十兩，交與張氏。囑道：「你到家只說將令愛賣在我家，得銀二十兩便了，不必說了聯婚事情。待官人往鄉回來，還要暗地相幫。」言說未了，衙役喝道：「及早回去買備棺衾，毋得累我。」

張氏回家，收拾公公已畢，將餘銀暗帶身邊，同衙役來到公堂。正值知縣升堂，衙役將張氏母子帶上。那縣官是捐納出身，甚然兇惡。喝道：「周張氏！你丈夫做了大盜，打劫皇槓，贓銀存在那裡？快快招來，免受刑法。」張氏哭道：「爺爺呵，小婦人世代書香，知知識理。只為家貧，丈夫往登萊作幕，不想半途被何人誣陷作強盜，屈打成招。小婦人在家針指度日，那有什麼贓銀存匿之處？爺爺若不信，可問鄰里便知了。」知縣喝道：「好利口的婦人！這是上司行文前來，追此贓銀，非同小可。不打如何肯招？左右，拶指起來！」衙役把張氏拶指，可憐張氏痛苦難言，叫苦呼天道：「爺爺呵！此乃無影無蹤之事，叫小婦人招出什麼？」

縣官叫把那小子帶上來，衙役將觀德帶上。縣官喝道：「你這小子，快把你父親打劫的金銀存何處，速速招來！」觀德道：「爺呵！小人的住房，不過一畝，上至椽瓦，下至地基，爺爺俱已搜遍，更有何處可存許多銀子？」縣官道：「你必是寄頓親戚之家，不打如何肯招？把他夾起。」左右把觀德套上夾棍，觀德大叫一聲，昏昏死去。

縣官見二人至死不招，便叫鬆刑。俱令書辦立了文案，把文玉房屋變賣，妻子官賣，限三日內當堂呈繳。衙役帶了母子二人出行，母子沿途啼啼哭哭，路人盡為憐憫。

原來趙廷章與文玉素好，只為他身遭陷害，昨日將他女兒收為養媳，贈銀二十兩，一面叫人探情。家人回報：「縣官將他母子動刑不招，發出官賣。」廷章忙叫總管趙昌、趙茂，將銀一百兩，假作遠方客人，向官買他母子；再贈他盤費，叫他先往太平府監中看待丈夫，然後到南直操江海大人處，擊鼓訴冤，必然昭雪。趙總管領了言語，帶了銀兩，扮作藥材客，來到青陽縣衙口，當官承買，攜他母子二人出了城門，來到一個庵寺。原來此庵就是趙廷章所建的。內面走出兩個老尼，將張氏母子接入，茶飯相待。張氏再三稱謝只見兩個總管，說出底事。不知所說何事，下回分解。